



寒水齋先生集  
七

書

七十年

~16  
2420  
7



和  
2420  
15-7



寒水齋先生文集卷之十四



書

答趙子以尚健

待北人歸後徐舉疏事之說殊有長慮從之何妨凡  
當大事者安得無外間是非以此自沮則何以濟事  
况在我無所失人之嘒嘒不必盡顧即今同任已出  
則又無我獨擅之嫌望須一意擔當無或前卻幸甚  
幸甚○一邊之人必欲甘心於和友如彼則前頭之  
憂誠不可涯不覺骨驚懍懍至於插入云云定是夏  
竦手段不料人心之危惡一至於此也然士林之禍

實係國運非人力之所可容只可任之而已奈何奈何○同春堂書札果如此則日後疏中不為提起為當見者雖或以漏此一段為欠不須辨也○李曼事其子孫疏辨則甚好蓋聞鄭領相及許積以幹局力請於朝以至敘用至於平安監司是廟堂薦望雖先生秉銓時非出於先生之手可知廈成之構誣也然亦口傳非有文字可據

答李器甫度遠○甲午五月

補亡章曰衆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表裏精粗是指理之散在事物者

言之全體大用是就理之統於吾心者言之無不到是物格無不明是知至如此看如何所見甚明

九章康誥云云章句釋以又明立教之本是全文作教說而傳文如保赤子一句承上文使衆而言者分明是推底意恐此節當兼推化看未知如何來說

十章第二節曰所惡於下毋以事上大抵絜矩章皆言在上者推己及下之意而此獨言推己事上者何歟蓋此節并舉上下前後左右為說似是泛

論絜矩之道而後面方是說及下之意如何  
來說是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乃是說及下  
之意也

秦誓其如有容是未決之辭寔能容之是已決之  
辭蓋其心休休則可以有容矣而未及指言有容  
之實故曰如有容猶未質言至人之有技人之彥  
聖云云已指有容之實故曰寔能容至此而方斷  
言之也何如

來說詳盡

中庸序文中精一執中皆言動時也心之虛靈知

覺一而已云者是統言心之體用而其論人心道  
心處則曰所以為知覺者不同只言知覺所以見  
人心道心之為用也然其下曰動靜云為自無過  
不及之差矣無過不及云者固是已發說而動靜  
云者却兼體用言之此未可知也豈動靜二字非  
從心上說而從身上說歟

來說槩得動靜云為皆從身上而言

天命之性率性之道皆不雜氣質而純言理也至  
修道之教始就氣質上言也章句所謂天以陰陽  
五行云云者蓋為言性而不言氣質則性無所附

故如此說而且恐人兼氣質看故其下曰於是人物之生云云此純言理也至釋修道之教則曰性道雖同而氣稟或異云云此就氣質上言也何如此條所論亦是

答李器甫 乙未

自十七章至十九章皆言孝之事而獨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一截因祭祀之義而及於事天地此與孝字似不相涉竊以臆見推之此實西銘推事親之孝以及事天之意也蓋十九章以上言舜文武周公之事此事親之至也以下自哀公問政漸

漸放開去至於贊化育參天地此事天之至也故於此言郊社之事上帝以起下章言宗廟之祀其先以結上章此節是上下章過接處也恁地看何如

如此推看似詳盡

誠者天之道也誠者自成也誠者物之終始此三誠者指本然之誠而誠者非自成已此誠者即章句所謂以心言者與不誠誠之之誠同此果如是否

上下段來說皆是而章句所謂以心言者指自成之

誠夏商之

伏羲神農黃帝堯舜五帝之神聖同則其道德之純正亦同故朱子於大學序并舉五帝而曰繼天立極有以見一揆之聖也然而自昔言老氏清淨之道者必舉黃帝而并稱之曰黃老若使黃帝之道有一毫近似於老氏者則安可謂之聖人而亦安有所謂繼天立極者哉鄙意以爲黃老之稱是後世之妄作也如所謂崆峒問道荆山鑄鼎鼎湖乘龍之說皆出雜家不經之書此蓋祖尚老氏者浮張異議恣誣聖人以證其道術之高而後人不

考其實遂信其說又從而和之此黃老所以并稱於世而人莫之或辨也斯莫非道學不明異端肆行使聖人心迹受曖昧於千數百載之間者也可勝歎哉因看大學序見得如是故敢此仰稟未知何如

此段所示亦是但黃老之黃指黃石而學老氏者假托於黃帝云亦或然也

某人出後于其堂叔父其堂叔父本以某人無服之親亦繼後于某人伯祖某人於其所後父之所生父母兄弟以本派則爲無服之親其相視當如

何而死則當有服否

渠之出繼與否姑舍勿論所後父卽其父也其父所生之親及兄弟皆當降一等服大功

答李器甫

四月

襲條未著幅巾澣衣履至飯含畢乃卒襲者何意飯含者襲中一事也未飯含則猶未卒襲矣飯含後著幅巾澣衣履次序正宜

題主後不卽用韜櫝至及哭就位始櫝之者備要謂可疑妄意以爲奉主升車時以魂帛箱在其後旣入就位又置主後初虞祭畢而始埋之者豈有

他意蓋疑其神之未及舍舊從新也以此推之韜櫝不先用之意益可見矣未知如何

愚意亦如來示

虞卒祥禫并無參神沙溪以爲三年之內孝子常居其側故無可參之義丘氏補入非家禮本意云此說似然矣然有常侍之義者不但無參神亦當無辭神而辭神一節獨存是未可曉

虞卒哭祥禫并無參神愚亦尋常疑之老先生以爲初頭入哭是參神也

耐祭若喪主非宗子則喪主爲亞獻主婦爲終獻

此主婦是宗子之主婦歟是喪主之主婦歟  
此主婦指喪主之妻也

答李器甫 丙申四月

子謂韶章韶武皆謂之盡美是則武於聲容之間  
蓋無未盡也其實之未盡善者於何形見夫子豈  
得之聲容之外歟似是以感之淡淺而論其盡善  
未盡善蓋聞韶三月不知肉味其聞大武未聞有  
如此之事則其或以此而推論如是歟

程子說見集註○游氏曰王者功成作樂韶武之盡  
美以其功言之也如觀其成功則二聖人之樂皆無

餘美乃若所遇之事所以致功者舜以紹堯而為韶  
武以滅商而為武豈可同日而語哉觀成湯之有慙  
德則武之用心可知矣故盡美者其功也未盡善者  
其事也猶之周公東征四國是皇是時周室幾再造  
矣其功顧不大哉至於致辟管叔於商豈其所欲乎  
武之未盡善其事類如此矣朱子斷之曰程子第二  
說得之矣游氏之說亦善而於美善二字辨析尤有  
功當以朱子之訓為定論

再答李器甫

子謂韶盡美集註既云以紹堯伐紂之功一也而



其樂皆盡美以性之反之與揖遜征誅而其實有不同者則朱子訓義固甚明備不待見游氏說已知其盡美者其功而未盡善者其事也但妄見所疑者此非泛論舜武之事也乃是卽其樂而驗其功實者則是必夫子聞韶武之樂而知其如此也然其樂之聲容俱爲盡美則其實之未盡善者於何形見而夫子能因其樂而知其實也度遠於此竊意夫子以所感之淺濶而論其盡善未盡善也及見子在齊聞韶章集註感之濶也之云然後自謂淺見或不差謬而猶未敢自信有所仰質矣逮

承下示却引游氏說爲答此似於妄見所疑處未盡照勘而然也復賜教示如何

夫子以所感而論之云者甚善前書之問非不知盛意之所在而集註及游氏說亦足以知其大意故不詳言矣必欲聞之則考樂記賓牟賈侍坐於孔子章如何蓋未盡善者謂其聲音如此也故賓牟之言曰有司失其傳也若非有司失其傳則武王之志荒矣夫子又曰總干而立武王之事也愚謂未盡善者似指發揚蹈厲等節拍也如何如何

爲政篇君子不器註成德之士體無不具公冶長

篇子謂子賤君子哉註謂子賤蓋能尊賢取友以成其德以此觀之則似是以不器之君子許子賤矣然小註朱子說曰論語中說君子有說最高者有大槩說者如言賢者之類聖人於子賤南宮适皆曰君子哉若人皆大槩說據此則所以許子賤者非是不器之君子子賤雖賢非顏曾之比則似不當遽以成德稱之而集註解說既如此恐當以集註爲正而小註所引是初年說話歟抑集註所謂以成其德與君子不器註成德云者有不同歟君子不器雖曰成德之稱其所成之德亦有大小等

級如云聖人吾不得以見則得見君子者足矣此君子所成之德大而爲最高者也如云魯無君子斯焉取斯此君子所成者小而爲大槩說者也語類朱子曰若言子賤爲君子而子貢未至於不器恐子賤未能強似子貢又子賤因魯多君子而後有所成就不應魯人強似子貢者如此之多據此則以子賤之君子爲大槩說不亦宜乎

泰伯首章註所謂有剪商之志者只是見得天命之屬己志欲順受之耳其間若有一毫計度經營底意思便是逆耳

朱子曰泰伯之心卽夷齊叩馬之心天地之常經也  
大王之心卽武王孟津之心古今之通義也於二者  
須見得道并行而不相悖乃善據此則此章之疑可  
釋夫子許以至德指其獨守常經也

答李器甫 丙申十二月

中庸之擇善卽大學之致知也以序文其曰擇善  
固執則精一之謂也之語觀之惟精亦致知之事  
也然而精之之工夫不過曰察夫二者之間而不  
雜也此則人心道心之間明立界分不令混雜之  
謂也君子治心之要固無有切於此者而若以爲

致知之事則人心道心識別之外亦豈別無講究  
思辨者哉然則惟精工夫恐未包盡致知之事大  
聖人傳道之語宐其周悉無遺而於明理一事最  
先入頭處猶未說得該盡如此此不能無疑也  
學之大要知行二者而已上古只說精一二字足以  
包盡知行後世以精字行爲窮理致知之目在所當  
然活看如何

察夫二者之間而不雜云者是有分別之意則固  
當爲致知之事而須於念慮發處察其幾微則亦  
兼有省察意思恐不可專屬致知如何

非致知者不能省察省察亦致知之屬也

答李器甫 戊戌正月

頃歲得奉緒論以爲未發之前無善無惡又舉胡五峯說以證之語句今雖不記其指則似是善不足言性之意也近看朱子書以五峯論性爲大不是如何

未發時非但惡念不萌善端亦不萌此朱子說也在中庸或問小註愚所謂無善無惡者正此意也雖然天性本善故先儒皆曰未發時有善無惡此意甚好須加體驗如何

胡五峯嘗言善與惡相對人性又有不與惡對之善朱子辨之曰非善則惡非惡則善寧有不與惡對之善乎愚嘗以爲此正如釋氏所謂空字之上又有真空者相似大不是大不是豈高明偶然誤聽而有此疑問耶

答李器甫

近世喪家皆遵用喪禮備要而至如沐浴之僭用香湯士喪棺內四角貼以綠綾紅綾俗用及葬用黻纓及葬用黻娶考諸備要則可知其非禮然舉世皆用之莫知其非未知如何

沐浴香湯四角絲綾蔽嬰等世俗之違禮非是

答李器甫 戊戌

示書謹悉頃聞洛中論議於單舉并舉或未純同而愚於兩師門猥忝門生之列則參涉其間有所難安不敢開口矣今左右所問只在事體則略貢淺見似無所妨矣瑞膺問答時則士論姑未發端故欲博詢孰講今則湖疏已發 答辭優渥大學似不可中寢如何如何但念既曰并舉則論撰道德必須詳審可以示今與後竊觀湖疏下款不免疎略至於伯恭之比諸議皆以為不觀構疏時更須商議於可議處俾

無未盡之歎幸甚晦翁嘗於東萊有不滿意者以東萊每於佛老不無低徊前卻之說而亦不欲明辨故也又嘗以浙中怪論百出歸咎於東萊東萊之學固盛矣而其弊端如此則今日之引論不亦未安乎

答李器甫 己亥

近與玄彥明論五常之德往復累紙各究其說則不期而相契蓋人物均得此性云者非渠之所勗實遵朱夫子章句而先生終始以為不是者何也孟子曰犬之性非牛之性牛之性非人之性朱子曰論萬物之一原則理同而氣異觀萬物之異體則氣

猶相近而理絕不同理同者萬物同稟一太極也理異者物之性非人之性也詳見聖學輯要告子章句曰仁義禮智之稟豈物之所得而全哉栗谷先生曰人之理卽物之理者理之通也人之性非物之性者氣之局也農巖所見與愚一般曾以此問于先師則答語甚明彼彥明之任自爲說者不足道左右則於老先生之教空不參差而今乃折入於彥明不勝嗟惜

答李器甫

性卽太極也朱子以太極爲不屬有無不落方體若謂物於此性只得其偏不得其全則是太極爲

屬有無落方體之一物而有時乎加損羸縮者也栗谷先生理通氣局一句語說得十分精當以此究之物所稟之理非不全而爲氣所局故偏此非理之偏也氣之偏也今見禽獸之只通一路而便謂其所稟之理偏則是何異於見方器之水而謂得水之方者見圓器之水而謂得水之圓者乎方之圓之者器也水果有方圓之定體乎今就禽獸草木枯槁塵土見成氣質中只剔出其理一邊言之則與人所稟得以爲性者同一體段同一至善惡可以見其異也老先生所答門下語如有見諸

文字者則下示如何自餘詳於與彥明往復說話故亦謄呈其中肯綮在於所引朱子說向使元無本然之性則此氣質之性又從何處得來一段幸於此處詳察如何

人性一也左右何故作本然氣質二物看也大誤栗翁曰就性中單指理曰本然之性兼指理與氣質而言曰氣質之性其實非二性也太極圖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朱子釋之曰隨氣質而自爲一性南軒以此爲仁義禮智信皆指本然之性也來論作非本性之證亦誤然則仁義禮智不可謂本然之性耶近思

錄首卷生之謂性章是明道說也仔細理會則來疑可破其下朱子註尤明白彥明不見此而作胡亂說如彼耶其書所謂纔說性時便已不是性也蓋上性字卽人之成性也下性字卽性之本體也本然之性四字人皆聽瑩若依朱子說看作性之本體則自無二性之疑

### 答李器甫

下教曰人性一也左右何故作本然氣質二物看也云而自省前書中未有這般語意也但天命氣質固是一性而其名義則實有不同者先生所引

栗翁說單指理曰本然之性兼指理與氣質曰氣質之性云者誠為不易之確論然則天命氣質果無分別而可以混淪為說者耶

栗翁說單指理曰本然之性兼指理與氣質曰氣質之性非二性也此言一性中分別看也愚見本自如此高明乃反以此駁鄙說未可曉也且栗翁既曰非二性則來示何故刪此三字欲作二性之證耶中庸天命之性果是專指本然之性而朱子嫌其無氣質二字註曰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氣以成形理亦賦焉猶命令也是則言雖天命之性必待氣質而為

性云此非二性之證也

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朱子釋之曰隨氣質而自為一性其云隨氣質者果非氣質之性歟南軒亦曰為仁義禮智信之理而五行各專其一其云各專者非氣質之性歟然朱子曰向使元無本然之性則此氣質之性又從何處得來須如此說然後可以無病矣今先生要以此節為專指本然之性則恐非正當之論也

高明以仁義禮智信為氣質之性然則所謂本然之性者指何物耶愚則以為仁義禮智之外更無本然



之性也此條來示全然誤著

近思錄纔說性時便已不是性也此一段明道先生所論極正當誰敢有異議蓋性者指理之墮在氣質中者言之孔子所謂成之者性是也朱子註人物未生時只可謂之理未可名為性云者名義極精有何可疑乎然所謂理也性也非二物也指性之本體而言曰理指理之在氣質中者而言曰性其實一物也故程子曰性卽理也朱子謂孔子後無人敢如此道唯伊川說得盡顛撲不破其於中庸章句又引此說以釋天命之性則性與理豈

可分而二之乎特隨其所任而名義有不同耳

此條正是愚見之證賢者既知其顛撲不破何故更問必欲立異於愚言耶

先生以本然之性欲改作性之本然則既知本然氣質之爲一性矣而至論物性則欲分本然氣質而二之何歟豈先生之意要以此只論人之性故然歟不然則恐未免逕庭矣

朱子曰論萬物之一原則理同而氣異觀萬物之異體則氣猶相近而理絕不同此一本萬殊之義也高明只見上一節理同之說而不見下一節理絕不同

之說故愚嘗悶之耳天理雖同稟性絕異愚以爲人  
得人之性物得物之性朱子曰馬之性健牛之性順  
又曰大黃之性寒附子之性熱豈非各得耶

答李器甫庚子

頃以 國恤成服後入仕者受縗當否問議時領  
相對以士庶旣服布衣麻帶則實與斬衰無異新  
入仕者從而受縗亦似無追服之嫌而但旣練之  
後亦當有入仕者一體受縗則恐涉太晚若以練  
前後爲別則亦似斑駁臣意初入仕者雖不受縗  
未見其爲大段欠闕云云而遂有依領相議施行

之命旣成邦禮則在下者只當遵而行之更無可  
論而但 朝命 陵殿官亦令入參於朔望殷奠  
如度遠者初無縗經未知參祭服色當何如而可  
也雖有布帽布圍領此是視事服以入祭班似未  
安當初未仕時旣以布衣麻帶成服姑欲以成服  
所服參於闕外散班而但前頭返哭移奉 魂殿  
之後則 魂殿與直所同在一宮之內如虞卒哭  
等祭與入直時相值則勢當參祭於內班而將不  
得已用布帽布圍領耶以朱子服議言則雖庶人  
之賤亦得受縗而今有官者不許受縗本領旣不

正故事事掣肘理勢當然矣領相議特以練後入仕者受纓有所拘礙而宋參奉婺源以爲依朱子說士人皆令於啓殯時追受纓經則新入仕者更無受纓之事無此窒礙之端云此說似當於先生之意何如如此私論固無補於實用而亦爲明理之一事并茲仰稟

練後追服果似不便而今欲以啓殯時受纓有何不可此等事必從朝家命令而行之從兄死於客土以薄板戢屍以便遠路行喪而歸到先山始以厚板作棺改大斂入棺而主人以下

成服則已於入薄板時爲之矣今當改棺屍體復出實與初終時無異似當有變服之節而已成之服不可復脫不得已止袒衣散垂而已耶改棺世多有之而考之問解及續問解皆無可據未知尤菴先生曾有所論否尤翁改棺時已行之節願得聞之

成服既久之後雖有改棺之節還用初終時袒括之禮會所未聞此何異於遷葬改棺時也先師改棺時都正公亦無袒括之事矣

先世祧主今將埋安按問解則朱子以爲埋於兩

階間不若埋於始祖墓邊又一說不得已埋於墓所其云墓所者亦指始祖墓歟無始祖墓則埋於何地歟以祧主埋於祧位之墓者世多有之亦無妨歟神氣屬陽似當埋於體魄之左方而抑神道尚右則埋於右方為宜未知如何  
祧主埋安例於本位墓後西邊為之事之無害於義者從俗可也此非程子語乎祠堂兩階間出於古禮而人家或有買賣時則極為未安始祖墓在遠則許多子孫之主何可并埋于此也

答李君範箕鎮○辛丑三月

從兄台鎮已闕三年之制此時雖無禫變之節內外服著復常當在何時朔望節日有奉出哭奠之儀此則何如

今日之無禫祭只為國恤內不可服吉故耳士子則自祥日已服國制布麻而婦人雖著微吉之服無妨也朔望節日之奉出禮無此文而實時俗之所行愚意數數奉出亦似未安唯在本家量處

答韓季明啓震○戊戌三月

清氣之發為善情濁氣之發為惡情此固不易之論也而至愚之人稟氣全濁則似若無一分清明

之氣然而見孺子入井則惻隱之心發有欲害其親者則忿疾之心生雖一日十見無時不然此豈皆清氣之所發乎蓋出於天理之不容已故所乘之氣雖濁而不害其為善情此蓋農巖之見而家兄之所主也雖然至愚之人稟氣全濁蓋言其大體也虛靈不昧之心亦能稟得則似不可謂無一分清明之氣矣但此清明之氣較諸濁駁之氣僅得十分之一故情之所行無非濁氣之發而及其介然之頃私意未萌見孺子入井而惻隱之有欲害其親而忿疾之者所謂雖下愚不能無道心者

也卽此道心乃一分清氣之所為其一日十見無時不然者特其所感之事非私慾惡念之所當萌處故每每如是耳豈以其每每如是反謂之濁氣之所發乎且濁氣之發亦或為善情則抑有清氣之發亦或為惡情矣情乃氣也其善其惡焉有不原於氣之清濁也亦烏在其清氣之可貴而濁氣之可惡乎反復思惟終不釋然乞賜批誨

氣質云者人之初生稟受不齊清粹者為賢智濁駁者為愚不肖此朱子說也賢智者感於正此所謂天理愚不肖感於邪此所謂人慾然雖在愚不肖之人

所感者正而人慾未及萌於其間則介然之頃天理發出蹠躄惻隱之發是也氣在此時雖其濁者不能自主但得聽命於理而發揮出來耳於此見性善之必然也今日雖至愚之人發必以清氣而為善情無乃專靠一氣字而沒却性善乎

性理也心氣也理乘氣云者即所謂發者氣也發之者理也氣質一定於有生之初而今日至惡之人亦時乘清氣而發是氣何氣也非指心而言耶無變化氣質之功而心之清氣自發似無其理如何如何

與韓季明己亥十一月

固知賢者決科如拾芥不是奇特事而榜聲入耳不覺驚起不知此何心也為 國家為士林賀不容口想今已還鄉家侍彩百慶瞻望聳拱不勝馳神無由拜展茲以書替申區區

答韓仁夫德全

夫妻雖義合既與之齊體共奉宗廟是故子夏傳曰妻至親也以他人而義合為至親則不亦重乎妻為夫斬衰三年則夫為妻報暮是則從夫尊妻卑之義不得不降而其實存三年之體也十一月而練十三月而祥一如父在母喪之制此所謂三年之體也今

若不練則亦當不祥若然則謂之三年之體可乎喪  
大記疏雖曰不禫而不曰不練近日臆說愚所不曉  
答韓仁夫 辛卯  
品者五品之人倫節者天理之節文天敘天秩是也  
蓋以其理皆出於天敘秩之上必加天字而若聖人  
之教只就其出於天者裁制之耳以中庸之文言之  
如五達道品也如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節  
也聖人以此教天下者是修道也天下之人變化於  
風教之中者亦修道也是故古人曰中庸教者之事  
而學在其中

答鄭公理

彥變○庚子十月

孤子家大祥將行於 國葬卒哭後平常時言之  
則當以白笠布直領為變除之服而但即今此服  
是率土所同服之君服祥日著此恐涉遽然祥日  
欲以平涼子布直領布小帶行事過改題主祭後  
還服白笠小麻帶未知如何

大祥之日著衰服入哭以白笠布衣布帶行祭已罷  
著麻帶似得其宜平涼子禮所不言不敢仰對可否  
祥月在於六月以無故時言之則來八月是禫月  
也前頭禫事則自歸於過時不祭而改題主祭則

當有之未知此祭當行於踰月之後乎  
二十七月是為禫限過此限則無禫改題主之禮卽  
當擇日行之

寒水齋先生文集卷之十四

寒水齋先生文集卷之十五

書

答尹順卿升來○丁亥三月

安養蟾津便續承手翰早晏珍玩如對別後顏面也  
比日春容燁敷伏惟起居安吉僕前患近始開戶而  
坐耳示諭可見省察之功敬歎敬歎若愚者一味鹵  
莽每欲資麗澤之益而杳然無簪盍之望勢固然矣  
悵如之何別紙倩草以對不敢知其然否幸回教焉  
多少益加珍懋以副士友之期待

物理之極處無不到



譬如讀一冊自第一章至終篇則一冊窮盡無餘矣夫讀之者人而讀之不已此冊自盡矣

序文仁義禮智之性小註胡氏說與朱子說不同智者四德中一而心之理也乃曰妙衆理而宰萬物是以理而妙理其果成說乎

明德章小註盧氏分虛靈寂感說可疑

愚亦嘗以是質之老先生曰虛靈是心之本體今以虛靈分屬於寂感無乃未安耶中庸序小註虛靈心之體知覺心之用此說完備先生曰是費是形而下隱是形而上

詳看小註朱子說則可知矣蓋君子之道此道字與一陰一陽之謂道字義同道可謂形而下之物耶

中庸章次上下相因而獨鬼神章似不連續

天道福善而萬善之中唯孝為大故上言室家空父母順之孝下言大舜文武周公之孝而以受祿保佑之理丁寧反覆中言造化體物顯微無間之妙以明天人一理上下感應之道耳不然下三章所論皆無意味

答尹順卿 戊子七月

費隱章小註說終有所可疑

寒水齋集卷十五 書

形而下者甚廣器也理之行乎其間者費也就費之中有非視聽所及者隱也註說有等級甚分明何故生疑

承重而不得服三年雖嫡孫猶然而四種說又言庶孫何也圖式云庶孫之異於嫡父不為三年祖不為之周四種之歷舉嫡何也為繼子不能三年亦以非體故耶

四者必條列而言人可易解故庶孫亦在條列之中所後子亦不可謂體故不斬

喪中遭昆弟子姪之喪雖異宮未殯前朝夕上食

當廢之否

似不當廢

答宋信甫 相允○戊子

阻奉已多歲月每因朋友講聞聲徽徒爾引領茲承惠翰披幸何可量僕衰病已極鹵莽益甚無足言者乃今從者辱詢為學之要真所謂借聽於聾者令人媿仄至於讀書次第所示實石潭成法也復何間然心近二書是四子之階梯聖學輯要視二書尤喫緊不可不先讀如何易直對牀半月實匪分之幸也今當歸去悵懷難裁都付此友口詳

答宋信甫

或問程子曰思慮雖多果出於正亦無害否曰且如在宗廟則主敬朝廷主莊軍旅主嚴此是也如發不以時紛然無度雖正亦邪然則當事親之地者不須思事君之道當事君之地者不須思事親之道耶方當此事而又思彼事則雖思事君事親亦不免於邪耶或問朱子曰人當隨事而思若無事而思則是妄想曰若閒時不思臨事而思則已無及事事須先理會然則雖處林下而思居官之道在亂世而思治世之道亦可謂發得以時耶栗

谷先生曰若是善念而事當思惟者則窮究其理了其未了者使此理預明或雖善念而非其時者則此是浮念也此皆指無事靜坐時而言也則等是善念耳何念爲當思惟者何念爲非其時者蓋不關利害之念外天下萬事無非所當念者雖不臨事不可謂非其時然臨川吳氏曰一念纔起而一念復萌一念未息而諸念相續是二也雜也栗谷所謂非時浮念其指二與雜之念乎

窮理時窮得物理之極處思之正也臨事時思得事理之當然亦思之正也若無端發出者乍往乍來是

浮念也此程子所謂雖善念亦邪也若臨川是學禪者其所謂相續者未知何等思慮也此等說不須究性之所稟雖純善而氣質有清濁粹駁之不齊則善惡可謂已分於稟賦之初而周子曰五性感動而善惡分然則未感動之前勿論氣質之清濁粹駁只是純善之性也子文何以知越椒之爲大戚叔向之母何以知楊食我之滅其宗耶若謂稟賦之初善惡已分則大異乎周子之說而似近於二本之嫌矣如何

所發雖由於大本而感物之際氣稟之清粹者感於

正濁駁者感於邪此所謂五性感動然後善惡分也如子文叔向母之前知由於見其貌聽其聲而得之是以氣質而言也雖越椒楊食我本性則皆善也

孟子論浩然之氣而曰其爲氣也配義與道道義卽理也理氣自是一物也而配字分明是以此配彼之謂矣惡在其理氣一物也其下文曰是集義所生者凡所集之義無非氣發而理乘之則何爲集義然後氣乃生耶大抵浩然之氣天地之正氣而人得以生者所集之義雖是氣發理乘而不可以一事之善謂之浩然則必事皆合義無所虧欠

然後恰得其全體故曰集義所生耶是氣也雖本  
因集義而生而其所以行此道義者乃氣也故曰  
配義與道耶且朱子釋兩餒字而曰飢乏而氣不  
充體又曰其體有所不充上體字是指身體之體  
下體字是指氣之全體耶抑皆謂身體之體而與  
上文所釋體段本如是本體不虧之體字不同耶  
身者氣也道義者身之所行也此所謂理氣元不相  
離也日日所行無非道義則其氣無所撓屈如是積  
久則浩浩而塞天地此所謂善養氣此所謂配也蓋  
配者混合爲一之義也餒字呂子約以爲無道義則

氣餒也朱子以爲無配道義之氣則身體餒也三往  
復而不合當以朱子說爲正

答宋信甫 己丑

父在爲妻不杖者父在父爲主夫不敢主喪故不杖  
也家禮雖不著古禮如此安得不從

祖不壓孫承重孫祖在爲母禫不可廢  
遣奠前上食出於世俗之從便依備要食時上食宜  
矣

奔喪時斂髮到家又被髮備要註詳著考之可知  
童子年已十二則衰裳腰經不可省也

答宋信甫 庚寅

時事非所敢言而北謫南遷景像愁慘區區憂念奚  
但朋友之私也隱見殊塗古來賢哲行違各從其志  
唯在飲水者自知冷暖非他人之所敢知也

答宋信甫

所詢考家禮及備要三父八母圖慈母條則齊衰三  
年無疑也雖不乳育既有父命則安得不三年也雖  
服慈母所生母三年亦當無減矣

答宋信甫 甲午

暮歲離思益切易直忽致惠翰真如渴者之飲喜慰

何量禽獸五常之說農巖有問目先師所答已有正  
論吾輩當謹守此訓公舉之不即回頭勢無如何也  
德昭丁憂病情不輕何以支勝愍憐萬萬晦甫瑞膺  
之科慶栢悅可言餘在他紙

登科或作宰者榮墳時獻酌之禮宗子當行之宗子  
有故則使宗子之弟與子攝行為宜

答黃子朝 宗河〇乙未正月

孟子以德行仁者王有得於心謂之德而仁者吾  
心之全德則仁便是德德便是仁也而以德行仁  
者似分德仁為二未知如何

集註所云自吾之得於心者謂德也推之無適而非仁者謂仁政也以此觀之行仁之仁指仁政而言也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治地莫不善於貢而國中則行貢法者何歟助法行於野而不能行於國者亦何耶

野外行井田之制可行助法也國中則地狹無以施井田之制故行什一之法如我國往十里青坡等地何能行井法哉

冠者先見尊於父母者而婦後見尊於舅姑者亦何義耶

冠者先拜家廟次拜祖次拜父其序固如此也新婦先與壻交拜明日見舅姑次見尊於舅姑者三日乃見廟蓋禮也

答李敬工

順正○癸巳七月

昔年今領相按湖南時泰仁地有士族兩班有以妾為妻一如來紙所示者因門中呈狀自巡營捉囚嚴刑焚其追成婚書其後厥諸子不以繼母待之洛中諸議皆謂其處置允當今何可寬容他議妾之門地雖與妻相埒當初婚嫁既不如禮則不可以追成婚書陞作後妻所謂一種議論大不可大不可

答李敬工 辛丑二月

并有喪者持重服乃是禮意則君喪為重出入用平  
涼子直領麻帶在家持私喪似得寧矣然朝家無指  
揮則愚何敢以已見斷定乎

記曰諸侯五月而葬中月而卒哭我朝亦一依古  
禮而行之否或過七虞即行卒哭於其月耶

諸侯葬後中月而卒哭雖是古禮本朝因山後七虞  
即行卒哭已成時王定制

答禹執卿 世一

異姓婚姻中原則姨兄弟為夫婦東俗不然然疎遠

則何傷以師門言之宋修撰內外是五從外孫尹君  
內外是四從叔姪也

答下禮甫

觀夏○丙申四月

時論層生誣辱上及師門痛惋何極然彼之隱情畢  
露無餘今番之事可謂尹家之不幸何其愚也

答李季通

著聖

示諭進學之工令人欽歎若夫收拾之難間斷之易  
是從古學者之通患朱夫子曰只此欲改之心便是  
能改之藥此外似無妙劑矣

王齊則共食玉



齊齋通共供通○玉府註玉是陽精之純者食之以  
禦木氣鄭司農云王齋當食玉屑然則所謂玉食者  
非白米飯矣

答李季通

生父喪成服時杖小竹出入著方笠或不至大悖  
否

生父喪杖小竹著方笠不可平涼子雖不載禮文著  
之何妨

有人神主見失其家依新宮火三日哭之義三日  
舉哀改造神主而未及奉安之際所失之主得之

於園外而粉面多有傷污處既得之後則當以舊  
主改粉奉安耶新主既成當以新主奉安耶  
舊主如無傷污處仍奉為空若傷污則恐不可不改

答李季通

示意奉悉愍念然人之德慧術智皆從窮困中出來  
只當素位而安奈何

答趙光仲觀彥

通書誠無為章發微不可見充周不可窮之謂神  
註發微充周則幾之動而神也卽次章誠幾神之  
義以愚觀之此言最端的而近思釋疑云至於次

章誠神幾乃聖人之事也然則次章所云只是聖人之事而上章所云發微充周者其果非聖人之事乎朱子以幾善惡及動而未形有無之幾字分聖人與衆人所謂幾善惡者是衆人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者之事所謂發微不可見充周不可窮者是聖人行之也中發之也正與天地合德者之事也晦翁之以上下章幾字分聖凡者則好矣而釋疑則不唯以幾字分之至并以上下章誠神分聖凡若然則朱子何必於下章誠神幾之下引上章所云性焉安焉者而註之乎於上章誠無爲之釋

何必引下章所云者而曰無爲猶寂然不動也守夢之見恐偶失照勘耶

通書第四章寂然不動以下一行只言實理如此以易言之卦爻已具實理自在寂然無端緒之可見至於卜筮者叩其吉凶然後實理感而遂通也若動而未形有無之間謂之幾者卽指寂感之妙用也非指聖人之事至下文誠精故明以下始言聖人之事也○發微充周之神與感而遂通之神果不同幾善惡之幾字亦與動而未形之幾所指有異釋疑說似精更詳之○性焉安焉復焉執焉皆通指誠神幾而言

葉氏以性焉復焉屬誠安焉執焉屬幾發微充周屬神亦非濂溪本旨釋疑所論無可疑

勉齋曰發微也主性而言發謂之主情則可謂之

主性則其可乎以已發者為性何歟

亦見近思釋疑

勉齋起頭既曰因情而明性不專以發微為未發之性也活看可也

程子曰義訓宜禮訓別智訓知仁當何訓說者謂訓覺訓人皆非也終不明言仁訓其意要使學者必研窮自得而朱子亦不說出濂溪云愛曰仁愛可為仁訓而程子亦曰豈可專以愛為仁則愛字

亦不能十分恰好將以何字為訓然後可顛撲不破耶朱子以不必須用一字訓為說然則於義禮智皆有訓而於仁字獨可闕歟且濂溪則禮訓理智訓通伊川則禮訓別智訓知兩說不同何歟竊謂別親疎上下之分則自有條理知事物是非之則則自然通矣理與別通與知字雖不同而義則無異未知然否

仁者天之生理周流無滯之稱難以一字為訓故朱子以心之德愛之理訓之南軒作洙泗言仁錄以尋求其義如以一字釋之終未免苟且矣如論語之克

已復禮爲仁云者謂除却人欲之蔽則天理自然流行也以此義玩索則庶幾渙然也理與別通與知字異而義同云者來示然矣

答趙光仲

人家附葬於前山而封成雙墳則三年內節祀各設卓子耶山所旣已附左封塋雖雙便是合墓旣附而各設卓揆以情禮亦似未安伏乞商教  
雖非三年內墓前各設牀石湊得禮意但人家事力難行未有能辦得者唯在主家自量而行之如何耳

答趙光仲

朱子曰四端之未發也雖寂然不動而其中自有條理自有間架不是籠侗都無一物旣曰自有間架則未發時亦可見面貌之不同而守夢云五性感動而面貌不同又云寂然之中不可謂面貌已分朱子於未發時旣言間架則面貌之不同不言可知如赤子入井之事感則仁之理應而惻隱之心發焉如過廟過朝之事感則禮之理應而恭敬之心形焉仁義禮智各自朋從若仁義禮智滾合雜糅則特一汨董底物耳感應之時其何能鑿鑿相合而各以類從若是耶朱子旣曰自有條理間

架又曰衆理渾具各各分明故隨感而應各有面貌之不同據此則未發時面貌之亦各不同可以推測矣所謂間架卽界限也寧有界限各定而面貌不分之理耶

未發時四性條理間架云云只言其意脉如此何以見其面貌譬如五味子浸水其味雖各有條理見之只是紫液何以見其酸醎甘苦辛之面貌也此等處活看可也

答趙光仲

丙申四月

三年內祖先祭祀只一獻不讀祝不侑食則告利

成一節亦可闕之耶

三年內先世祭祀不得不略設而行之告利成一節亦當刪減

罪哀外王考早歿無嗣外曾祖劄陳承 批以季胤承統外王考妣則班祔於宗家祠堂矣今宗家親盡禮當埋安然亾慈之意不忍奉埋欲早晚奉歸而不幸遽至於斯欲體遺意頃已移安于罪哀家外家諸議皆以爲此與外孫自初奉祀有間雖已奉安不可改題云而不改宗子所稱之號外孫仍舊奉祀豈非未安者乎勿論經權罪哀必欲改

題未知如何

外家奉祀朱夫子所禁也顧此淺陋何敢義起茲不得仰答下諒焉

答俞子成

默基○庚子七月

君臣服制頃因先大王遺教盡復古禮一洗千古之陋但其中卿大夫士庶人燕居服一節儀註中不曾明白磨鍊故論議多端莫適所從而第念今此喪服既具衰經方喪斬衰則其燕居所帶亦當如私家喪人所著麻絞帶而已不宜有所異同雖無朝家節目而以意推之似無可疑故雖士庶

人不受衰者亦皆以成服時所帶生麻絞帶仍作燕居服矣後聞豐壤李都憲獨引朱子答余正甫書中所謂燕居許服白絹巾白涼衫白帶之文而以為證遂乃別造布帶以為燕居所著云朱子此言姑未知何為而發則其是非得失誠未敢輕議若其斬衰服麻絞帶齊衰服布絞帶者則禮意甚較然今於衰服則準禮服麻帶而獨於燕居改服布帶一身之上或斬或齊果不斑駁而於禮意亦無違背者歟竊念門下於此必有定論願聞之絞帶既以麻為之承腰經燕居時仍著此帶乃喪人

通行之事也愚之卽今常著是麻帶也竊矚朱子答  
余正甫書此則爲當日時王之制也且旣曰旣葬則  
亦非卒哭之前也蓋君臣服議朝廷不爲施行則朱  
子安得不以時王之制答正甫也

答俞子成八月

竊觀從古儒賢之退處者難進易退自其成法然  
也上自晦翁以及我朝退栗九翁諸老先生要皆  
遵守不失而若國有大喪則又莫不奔走哭臨苟  
非事勢之萬不自由者未嘗或廢焉蓋君父之喪  
禮之大者勿論在朝在野與難進不難進苟曾一

見君而受其恩遇則其所以自處者不可下同於  
士庶之未受君命者亦不可視同於平常無事之  
時故要必一番哭臨以少伸臣子攀號靡逮之至  
慟焉此固分義情理之所當然而不容已者區區  
妄見本自如此故頃當大行初喪時意謂門下必  
當強入城裏進參哭班而歸矣後聞門下果有此  
意而適值宿患越添於旅次竟不果前進云已往  
不必追論而因山時則伏想門下亦必擬作一行  
區區妄見竊以爲聞喪奔哭旣已蹉過於初喪則  
追後報效之道唯在於竢其無故之時便卽行之

不必拖引時月遲待因山也

欲我赴闕赴闕後如欲入參 殯殿哭班則大匡之  
資判府之職不得不肅謝 上若令引見則進退難  
便如欲往哭於闕門外而退則與入哭殿牌前何異  
凡此俱極難便以此欲趁因山時哭於山下如此則  
無肅謝一端矣然此病其時得蘇未易逢寒咳喘必  
作未知何以爲計禮經曰八十齊斬之事不及七十  
只衰麻在身而已聖人淡燭老人筋力而有此訓也  
撫躬悲憐泣涕而已來書所謂若國有大喪之時又  
莫不奔走哭臨云者指何先賢而言也願聞之退溪

答奇明彥丁卯九月二十一日書細看之如何其中  
山野遠外之臣不責其必死於輦轂之下云云及婦  
寺之忠等語殊與高見有異試商之

答成仲舉 爾鴻○辛卯

兄亾弟及而第三子之子奉伯父神位者爲其禰  
立廟則并奉伯父神位於一廟無妨否  
第三子之子爲其禰立祠則伯父神主不可同入一  
祠當奉于別室

妻喪祥日已迫而適遠出未還家中只有兒女在  
焉或曰父雖不還是日可行祥事或曰父還後行



之為宜二說孰是

父在父為主禮之大節也其父遠出而只令兒女行  
大祥云者無識之甚也其忌日略設忌祭其父還家  
後擇日行大祥事理當然

無後之喪只有妻與兄弟則誰當主喪妻若主喪  
祝文措語何以為之耶

無後之喪只有妻與兄弟則治喪兄弟為之祥禫妻  
主之告辭當與子告父同

女子叔姪為一家之婦而叔為冢婦姪為介婦則  
呼以兄弟耶抑或呼以叔姪耶若姪為冢婦叔為

介婦則何以相呼耶

女子叔姪為一家之婦叔為冢婦姪為介婦則當從  
夫族以兄弟相呼若姪為冢婦叔為介婦則稱姪  
為兄姪則以叔稱之為宜

祥後禫前立後者則服制何以為之耶  
似當無服矣

備要大祥耐廟告辭耐於曾祖考云云而曾祖廟  
奉在宗家此中只有祖考廟不可以耐曾祖告之  
措語何以改之

祠堂只奉祖考位則入廟告辭當改之曰今日入廟

云云

備要吉祭條沙溪曰父先亾已入於廟則母喪畢後固無吉祭遞遷之節矣然其正祭似當倣此而行之然則季月行禫不可行祭於踰月之孟月必待仲月乃行時祭否

母喪畢後祭於父踰月而行之不待仲月

兄亾弟及而弟亦早世則弟之子當奉祖廟而伯父與禰廟位次甚有所難便何以則可耶

伯父神主祠堂無祖位可耐則祭於別室爲可

答成仲舉

壬辰

慰遭生父母喪者出繼於遠族則伯父之稱似不襯合未知如何

禮服所生親勿論本族之遠近皆降一等雖後遠族者稱伯叔何妨

虞祭無參神以其常侍几筵故也旣曰常侍則辭神之節似不必爲之未知如何無乃辭神之拜不是辭退之拜而只是祭畢之拜故不廢耶禫祭則耐廟已久似當參神而闕之何也

以無參之意觀之則辭神果可疑然大祭豈可無拜而遽輟哉來示只是祭畢之拜云者似得禮意禫祭

當有參神而禮文不著必是文不備而然也

先人答人書曰自堯舜至孔子諸聖賢無言及本源之靜處成湯之顧諟天命文王之克宅厥心已是動處工夫寧可謂未發耶云云或者以先人之說爲疑故敢稟

古聖賢論心處多主動處先丈之意蓋出於此而如易所謂敬以直內是未發時工夫

凡喪父在父爲主則長子之喪雖有其子父可爲主而非服斬長子則祥禫其子可以主祭未知如何然父猶可主則祥禫祝文更無措語之可改

耶衆子之喪同宮父爲主異宮其子爲主否抑或無論同異宮子皆爲主否

子喪祥禫其父雖闋服禮當主祭此有朱子定論祝文當改措辭老先生答直齋書曰周時貴貴大夫不主庶子喪故庶子各主其子喪後世不然故無長庶而皆其祖父主之據此則同宮異宮今不須論也

家有產則廢祭顧菴曰大則三日小則一日今人有產或廢祭於七日內抑無過禮否

同春先生問家內有婢僕之喪或有產婦則奈何愚伏答曰廢之似當有產婦則不潔不可祭也沙溪先

生亦以鄭說爲是過三日則似無拘忌

宗家有故不行先代節祀則祖禰之宗亦可廢祭  
否先人答人書曰與先代墓所爲同麓則雖不可  
設行墓所既異則略設如奠酌禮有何未安依此  
行之則雖可設行單獻無祝耶

松江墓在鎮川江陵墓在同麓宗孫在喪文巖台稟  
於老先生自祭兩世墓如常矣祖禰墓與先祖墓不  
在一山之內則自當祭如平時不須單獻無祝矣

曾子問鼎俎既陳籩豆既設不得成禮廢者幾所  
謂鼎俎陳籩豆設者指祭日耶指祭前一日耶或

曰指祭前三四日是否

禮前期一日設位陳器鼎俎既陳籩豆既設似指祭  
前一日也

所祭於死者無服則祭註如妻之父母母之兄弟  
姊妹云云以此旁推則雖嫂叔與族祖孫之間亦  
依無服而行祭否抑同姓則異於異姓之親歟  
所祭云者指祖先也已之妻父母及舅從母於祖先  
無服故可祭嫂叔從祖於祖先有服則不當與妻父  
母并論

答成仲舉乙未

寒水齋集卷十五 書

二一

易傳序體用一源顯微無間之義如何體用專指理之體用也顯者氣而微者理歟

體用一源者道體冲漠釋而流行之用釋已具於體

之中也釋一顯微無間者象與事可見釋理則不可

見釋而理氣元不相離也釋蓋言體用一源雖不

舉象而象在其中言顯微無間則體用之理皆在象

上

太極圖註所謂自其著者之著字理之用也自其微者之微字理之體也此與顯微之義不同也抑可以兼體用顯微看否

自其著者止無不在焉釋太極動以下一段言用也自其微者止已悉具於其中釋無極以下一段言體也蓋此註精神專在於太極體用觀其兩端結語可知也但太極與氣元不相離故就氣上言體用則兼顯微看亦無妨矣

大學所謂表裏精粗之義如何而此精粗與太極圖解精粗一般耶

大學所謂精如窮理盡性是也粗如灑掃應對是也此精粗皆以事言之栗谷之說至矣盡矣但太極圖解精粗則以上下文勢觀之必以精為太極粗為陰

陽似不可與大學栗谷說一般看未知如何

小記齊衰三年條為祖庶母可也註父之妾有子而子死已命已之妾子後之亦可故云為祖庶母可也以此觀之妾孫為妾祖母亦可服承重三年耶

此則以養育之恩謂之慈母而服三年非以承重服也

五服沿革圖綱書父卒祖在為其母沙溪註之曰諸禮并未見宜與父卒祖在為祖母同據此則父卒祖在當服其母期年耶

祖不壓孫明有禮訓斷不可服甚

宋制總麻條庶子為父後者無嫡母則為所生母服然則有嫡母者不可服其生母耶

庶子為父後者以嫡母為母其所生母便是庶母則勿論嫡母有無服庶母之總而心喪三年而已宋制非是

小記父母之喪先葬者不虞祔待後事若然則母虞太遲有非報虞安神之道未知如何

嘗見人家合葬父母而先行父虞同日次行母虞此於情理合當也然小記說如此何敢輕議

改葬時破舊墳後遭其忌日則當行祀於家內耶  
抑就靈座而行之耶行祀之際節次自不殺於平  
時耶

嘗見人家遷葬時忌祭朔參行於家內如平時矣

葬後朔奠并饋食皆當右設耶

饋則右設奠則左設宜矣

禫服內先代忌祀單獻不讀祝耶

所示然矣

質殺不縫一邊當在何邊耶

以襲時右袷推之則不縫之邊似在右邊矣

斬衰則雖子喪亦去冠耶

為長子斬衰不解官與祖父母喪同何必去冠耶

妾為君之長子當服齊衰而問解所引儀禮註有

妾為君之長子斬衰之文此註似誤矣未知如何

此必有誤字而然也不然則註說非矣

為師制服先儒說多有異同何以折衷耶

老先生喪時門人白布巾加練麻環經素服加練布

夾帶矣

答成仲舉

丙申正月

問解庶孽地位雖卑均是子孫初無不可奉祭之

義又曰最長者不能遷奉姑當安於別室愚意庶孽雖窮甚不能遷奉姑當安於別室不可遽為埋安若姑安於五代孫別室則五代孫主之而亦當改題耶似有嫌於祭五代之僭未知如何無論士夫庶孽貧窮不能奉祀則別立小室於墓傍權奉祧主諸子孫出物行祭至親盡然後埋安為便墓傍之祠守護若難則不得不雖奉於宗家別室而以長房名改題宜矣五代云云僭不可為極為未安如此者雖有親未盡子孫寧埋安之為愈耶

### 告無乃未安耶

祔位與祧主改題時備要雖無告辭製用無疑題主後炷香斟酒祝為之而主人不為則夫於妻喪父兄於子弟喪亦不親執而祝為之耶凡三年內奠時炷香斟酒皆使執事行之耶妻喪及子弟喪題主後炷香斟酒家長為之何妨三年喪葬後則炷香斟酒喪主為之

子喪及子婦喪題主皆只曰亾子曰亾子婦而已耶抑長則曰亾長子亾冢婦庶則通稱亾介子亾介婦云云耶或曰子喪稱亾子無妨而子婦則不



可稱亾子婦如何

子婦題主鄙家稱以子婦某氏亾長子亾家婦云云禮無其文只曰亾子某子婦某氏則似無相混之患矣

寒水齋先生文集卷之十五

寒水齋先生文集卷之十六

書

答趙汝成 尚遂○癸巳正月

及墓祝奉魂帛就幄座遂設奠而退無再拜之禮何也既曰設奠則新設別奠耶或是在家時所設之奠持來者耶

別無新設奠而仍以發引時靈車所載之奠設之故無再拜之禮矣

柩衣乃古之俛衾也制如質殺而上玄下纁者似無疑而時俗之皆用純色者亦有所據而然耶

樞衣上玄下纁在喪禮備要圖可考

答魚聖時有成

雲峯胡氏曰一陰一陽之道與率性之謂道之道字似有異其說似是而栗翁則非之未知如何胡說不爲無據

致中和註自戒懼而約之至極其中則天地位矣自謹獨而精之至極其和則萬物育矣或以工夫之有異而分言耶

自戒懼而約之至天地位者以其體而言之故其極也天地位自謹獨而精之至萬物育者以其用而言之故其極也萬物育矣

誠者物之終始註曰所得之理既盡則是物亦盡理豈有可盡時耶抑此則舉一物而然耶此乃舉一物而言也若一人死則其理必與俱盡豈有獨存之理耶

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此性字教字與首章所謂天命之性修道之教異矣未知如何文義大同小異自誠明所性而有者聖人也自明誠由教而入者賢人也然性字已有率性底意思也性發爲情感於正而發則誠善矣感於不正而發

不可謂之善情之一字必於感發處可以觀之而  
小註雲峯胡氏曰性發爲情其初無有不善云者  
可疑  
情之一字必於感發處觀之云者來說誠然雲峯說  
非是

答魚聖時

氣質俱駁俱濁者所謂下愚不移也雖此等人亦  
能變化氣質耶

中庸曰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如此雖  
愚必明雖柔必強據此則氣質之俱駁俱濁者亦有

變化之理矣

答魚聖時

無極太極非二物只謂無極之形而有極之理也上  
天之載無聲無臭者釋無極而以載字謂太極有何  
所妨樞紐根柢豈非載乎○水火老陽老陰也金木  
少陽少陰也老變少不變易之理也變者能動能靜  
不變者靜而無動以此推之來說可復

答魚聖時 戊戌五月

國恤後朔望所居僻遠不能往哭於縣庭則空山  
淨潔處北向拜哭於禮如何

山中淨潔處望哭合禮意矣

答孟仲明

淑周○丙申六月

明倫篇將祫止斂席與簟○既云將祫則不可斂  
席與簟愚意以爲斂席與簟以下十三字連將祫  
以下十九字接於奉席請何向下則似好

此文蓋言父母舅姑或坐或更卧則長者少者如此  
奉行也斂席以下是御者逐日應行之節似不可以  
此生疑也御者指婢妾

集說坐次亦必異列○冢婦與介婦其體雖嚴兄  
弟之間不可坐而異列陳說可疑

此條謂受命於舅姑也介婦宜稍後而進不可與冢  
婦列坐而請命非指常時坐次也

冠者不櫛○子於父母何必冠者而後獨憂其疾  
也行不翔以下節參以童子似好

父母之疾雖童子豈無憂心哉然責成人之事則似  
難行之故特言冠者耶

君言不宿於家○受命之命字君言之言字意則  
似而字則不同可疑

受命者受出使之命也君言者辭朝之日面聽君上  
之言也蓋辭朝之後不可一日畱滯也

註好色之嫌○朋友之交主人不在不有大故則不入其門此避嫌之道也至於寡婦之子非有見焉不與爲友只是與上文無父長子不取之義同陳氏說不其淡乎

來說亦好而此條編於明夫婦之別朱子之見亦不無避嫌之意後學何敢容議

註非謂長者所無也○將就長者謀議之時恭執子弟之任操長者几杖而從之也豈有自備几杖以從之然後謀議者也應氏說可疑

操者與執贄之執字同就者與就有道之就字同此

章謂執几杖而就長者也應氏不可易

稽古篇註智伯有後止未可知○然則爲忠臣者將有嫌於有後無後之際耶其若有所爲而爲之則惡可謂忠臣義士也又曰襄子知其如此而殺之何以爲人臣之勸也是殊可疑當豫讓塗廁之日襄子謹避之言不亦善乎及其伏於橋下襄子不殺讓則讓之報不止奈何後世拘囚之議亦不知可也

智伯雖有後豫讓豈不爲忠臣哉智伯無後而讓之事如此其志尤皎然矣胡氏之言活看可也知其可

畏而猶且不殺者後世亦有之清汗之於張春清陰  
然也雖夷狄之君其度量豈不寬大乎可謂勝於趙  
襄也

嘉言篇勉強勞苦○勉強勞苦則已非養親之道  
也

家貧而辦得賓客之奉安得不勉強勞苦乎然能忘  
已之勞苦而使親安心受享益可見其孝矣

註等謂妾媵之數○等只是貴賤而言之陳氏恐  
差矣

天子一后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諸

侯夫人及兩媵皆有姪娣一娶九女庶人一妻而已  
此所謂妾媵之數以貴賤而等差也陳氏不差

答沈信夫

潮

為長子三年為士者許赴舉而祖父母喪赴舉程  
子非之者何歟祖雖尊服則暮也子雖卑服則斬  
也豈有暮重於斬之理乎依朱子不欲則勿行之  
訓遭此等喪則一例不赴舉似合情禮未知如何  
朝家既以暮服葬前許廢科則為長子斬衰雖不解  
官科舉則當廢

國恤時遭暮大功之私服者未葬之前帶布帶以

居未知無嫌否

身服斬衰而著葺大功布帶決知其不可

答尹聖照魯東○壬辰二月

別紙仰悉愚生晚其於海昌公本末不啻昧然然嘗聞澤堂史錄純實可徵竊觀其集中海昌碑文曰其時兩都諸臣詣虜營不拜者唯公一人大君實證之仁廟之答公疏曰不用卿言以至於此淡自悔恨而無及卿之無罪予實知之年少輩無倫之說卿勿介意又曰清德過人立節昏朝親往敵陣實出爲國其時處變不如是則嬪宮以下俱不免不測之禍據

此則足以知公之事實矣若夫誤敗等說實言者不察以此責公不亦冤乎愚之所聞見如是而已天默遺稿跋敗事云云自有其人干公何事

答尹聖照癸巳三月

孝廟嘗於筵席語老先生曰克己須從性偏難克處克將去予性多在於怒怒時處事每不中理近得一術事有不可必待中夜怒弛而處之頗覺寡過矣至哉聖人用工之切要宜其有日新之功也先生每以此訓諄諄教人治怒之方孰過於此哉程子曰能於怒時遽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亦可見外誘之不足

惡而於道亦思過半矣 聖祖之教大意與此一般矣

程子曰罪已責躬不可無亦不可長畱在宵中今若至於通宵或夜半則不免爲心疾之兆和靖以心下無一事爲居敬之方欲治此病者無他別法或念誦聖訓或揆索義理孜孜於主一之工則自無憧憧往來之患矣

父旣聲罪告祠而出其妻則子何敢以母事之按禮所生母被出降服暮爲私恩也然爲父後者不服繼母被出則雖非爲父後者亦不服考儀禮家禮可知也若夫國法之許不許不見於禮朝家不許則爲夫者不敢再娶勢固然也父旣絕之則其子何敢棄父命而服三年乎大抵萬古綱常與一時國制似有輕重愚意父命之重不下於國法不知所以爲對也

答尹聖照 甲午六月

承審續問 廟主播越非獨丙子在昔壬辰之亂馱載奔馳至於義州之遠中間倉卒瘞於穆清殿而改掘亦未免有玷污之痕云宋室南遷太常卿季陵奉太廟主以行中路爲金兵所逼太祖神主亾宋史書之其時李綱趙鼎諸臣之疏日幾千焉諫臣胡安國



太學生陳東無不極言得失而未有請罪季陵之言季陵之名亦未嘗以是不現於後其不澁罪可知豈不以其罪雖重其時勢誠急而其事有可恕也况江都迫蹙之狀豈下於靖康建炎之際哉蓋當其時如使公母論當死與不當死早自引決廟主雖未必陪出人誰得以議之唯其不死故人之言之也易矣

答郭景文守煨○丙戌

尤菴先生答人書曰國法始爲功臣者別立一龕於曾祖之上以祭之此則國法令士夫只祭三代故加設一龕而亦符於家禮祭四代之文矣老先

生依家禮祭四代而又有不遷之宗故不得已遷出高祖位此旣非國法又非家禮矣愚嘗請於慎齋先生以爲不遷位遷於墓所而不埋旣是家禮之文今用此禮還奉高祖位於廟中似合於家禮又不違於國法待功臣之意矣慎齋以老先生之所定而終不敢變通云云此論如何沙溪之意以遷出高祖位爲當尤菴之論以遷出不遷之位爲宜未知將何適從蓋家禮於其不遷之位別立一祠於墓所則尤菴之言正合於家禮之文而今以靈城君家言則其子孫皆以遷出不遷之位爲難

至於立廟於墓所則勢未及矣如欲別立一間廟於祠堂之傍而遷出則本祠宇三間而靈城君所安之廟一間似未安當何如可以合於情而不悖禮意否

家廟之中高祖爲主位親未盡而祀於別室豈不未安乎國法勲臣奉祀不限代數別立一廟於墓所永奉不遷似爲合宜先師平日之教亦嘗如此矣祠堂傍別立廟禮法無可據不敢言

長殤祭及兄弟之孫而適兄弟當主其祀矣然人家或以父母遺命次兄弟主其祀者亦多主祀之

孫旣歿而適兄弟之孫尚在則其神主還安於宗家班祔於祖似合禮意而或以爲班祔之位旣無遞遷之義次兄弟主其祀則及其代盡其神主當埋安如何

孫祔於祖禮也祖廟未祧而適兄弟之孫尚在則次兄弟家主祀之孫歿後當祔於宗家無疑

答郭景文

己丑

龍村公事實後生未曾詳聞而老先生文字旣曰郡人將立祠俎豆之而拘於時議未果焉識者恨之此足爲今日之定論也

沙溪曰母先亡而三年之內父又卒則仍服母以  
朞而今服制令云適子未終喪而亡在小祥前則  
適孫承重者於小祥受服云云蓋三年之內人子  
不忍死其親之意為母為祖宜無異同而一則再  
制斬衰一則仍服朞當何適從

適孫承重之服事體與父在母喪不同且壓於父而  
降母可也祖亦為父所壓乎

婦人服制或用衰裳之制或用大袖長裙門下所  
用之制竊欲知之

婦人服制鄙家用大袖長裙矣

合墓分左右之說先儒論之詳矣面南而分左右  
則考西妣東而朱子自云葬亾室時虛東一坎此  
可疑也退溪曰恐或記者之誤未知如何

朱子謂堯卿曰某當初葬亾室只存東畔一位陳安  
卿問地道以右為尊恐男當居右曰祭以西為上則  
葬時亦當如此方是此一時問答見語類

生辰茶禮先儒非之而時俗或於三年內設行今  
可從否

三年內象生時設行無妨

婚期不遠遭外祖父母喪則當退日期否或云既

已功服則似無所礙然情義恐未然未知何以適從

雖曰功服退行似空

答郭景文

書院之禮承已利成屢百年未遑之事至是而無憾也極幸知覺之論來示皆當先師劄疑之釋果以二知覺爲非矣若夫屬心屬智細分則如此而所謂飢飽寒暖之識亦非性外之事屬之於智亦何妨也大抵愚意性是心之理剖判心性而爲兩歧斷斷不可農巖之說終覺難從

彼人咨文急到海浪賊侵瀋陽近處兵敗而走其船可容六七百兵者向東而走東國另加海防云云故朝廷方申飭海邊各鎮云矣舍弟膺關西巡撫之命委任不輕何以圖副悶念悶念不但遠別之私也

答郭景文 辛卯

達卿之喪慘痛慘痛士林之所期望甚重而意外至此區區悼傷不但交契之私也鳳臺書來聞鴻哀姑得無事而不知復如何再昨貴郡儒生南以漢崔東秀以南敬齋追享事來問而孤陋寡聞未詳古人實蹟且無先生長者定論且疏請之舉不空逐年煩瀆

故以不如姑徐以待遠近士論之歸一為答矣去念  
宋生仲昭來訪袖表文定本而去矣

答郭景文 壬辰

正月當行再期而有故二月擇日行祀則禫祀當  
行於三月耶或云既已行禫於二月當行禫於四  
月此論如何

正月再期而有故祥祭雖退行於二月家禮禫條既  
曰自喪至此二十七月云則三月行禫不空進退

答郭景文

德昭頃來只畱三四日而歸矣未發時有善無惡是

程朱以來定論昭見亦如此矣但云稟氣初清濁不  
齊故此為感物後善惡之種子其言不為無據矣早  
晚相對可以劇論也

答郭景文 甲午

師門遺稿二件一往同甫家一往景微家雖欲校讎  
此無他本今方與洪州諸友對修劄疑矣沙溪遺稿  
易簣後五十五年乙酉因上命始為入梓今欲從  
容了當似無不可以聞宋生和源之病竟不起慘痛  
何可言六賢陞配事本出於老先生辛酉疏自上  
命即舉行而其時有司恐聖殿狹窄難容擬待時豐

改建殿宇今年禮曹與成均堂上奉審而十哲所奉之位改造卓則足以奉安故入 啓定奪已於今八月釋奠時陞享教文已頒矣此事因辛酉疏 允下則到今有何收議之事

答郭景文 丙申

示意并悉之衆人雖無喜怒哀樂之時其心安得澹然如止水哉栗翁曰衆人雖有霎時之未發安能救終日之昏昏哉以此觀之栗翁說亦未嘗專以未發許於下愚乃假設之言也與先師之意無不同者活看如何先師本然之性云云早晚當舉似於公舉耳

明道文字如定性書豈不是大文字而心之未發謂之性則性豈是可定之物耶

定性之性卽是心字之意

退溪答朴思菴書云獨不見博者乎一手虛著全局致敗又曰近世士林之禍率因虛著而作又曰已卯領袖人學道未成而暴得大名此是虛著取敗之道此說在退溪集九卷四十一板退溪之不滿於靜菴如是者何也尤菴先生曰靜菴不由師傳獨契道妙又曰先生之於我東正如濂溪之於宋朝也由此觀之立言如是者誠有所不敢知者

九菴先生於靜菴集序引退溪語有若分疏而亦於退溪有不滿之微意未知如何

靜菴倡明正學於道喪之後雖似濂溪不量時世三代之政欲一蹴而僂到此退溪所以為恨也蓋退翁責備靜菴之意非以靜菴為非儒賢此亦活看無妨耶

陳氏學蔀云云此九菴先生文字也前承下教鵝湖之會在於淳熙乙未而朱子次韻在於丁酉故云別離三載今宋先生所錄如是伏望示破別離三載要關心朱子此詩追作於鵝湖相見後三

歲云者見陸象山集

答郭景文

九菴先生與迂齋李公書云贈詩曰有美人如玉三山地一邊好賢辭授粲衛道任障川喜遇東陽過思論太極篇臨分夏惆悵世事益蕭然東陽過曉不得朱子嘗過衡陽與南軒論太極衡陽或稱東陽耶謹接近思錄淳熙乙卯之夏東萊呂伯恭來自東陽過予寒泉精舍東陽過似本於是未知何如衡陽或稱東陽則尤似觀貼而未有所考下示伏望

此是清陰先生贈九菴先生詩也東陽必指東萊事  
朱子言論同異攷云先生嘗論蘇學之邪欲聞門  
下之論  
東坡爲人清高晦翁之嘉尚如彼而至論學術則不  
啻大錯故辭闕甚嚴言各有攸當也如此處甚多不  
須致疑

答金汝實秀五〇癸巳五月

問解云俗節因朝奠兼上食似過盛朝上食後別  
設無妨未知今世好禮之家皆依此行之耶  
俗節因朝奠兼上食是今世通行之例上食後別設

未嘗聞也

家禮初喪條設奠當肩巾之又置靈座設魂魄註  
置倚卓其前設香爐盒盞注酒果於卓上以此文  
勢觀之似兩奠

家禮襲奠小斂奠之間更無他奠意者設香爐盒盞  
注酒果於卓上云者預備此物於別卓欲用於小斂  
奠備要圖以香爐等物置於倚卓之前似失家禮本  
意如何

答金汝實辛卯

中庸序心之虛靈知覺一而已矣趙氏曰知是識



其所當然覺是悟其所以然知與覺何以分別

知字義淺覺字義深

必使道心常爲一身之主而人心每聽命焉人心聽命云則似若道心人心元來東西對立蒙竊惑焉

如欲食之心發則必思其當食不當食於義理可食則食之此所謂人心聽命於道心也

天下國家可均也爵祿可辭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果能均天下辭爵祿蹈白刃則中庸之道恐不外是

天下國家可均管葛可能爵祿可辭嚴子陵陶弘景可能白刃可蹈荆軻聶政亦可能此等人何可與論於中庸也

六章八章十章言知仁勇而於知則言帝舜於仁則言顏子於勇則以子路稱之子路之勇果無媿於帝舜顏子之知仁歟

舜生知也顏子學知也子路困知也以此意看之無可疑

十三章言父子君臣兄弟朋友而不及於夫婦意者前章之末旣言造端夫婦則此雖不言而意已

包在這裏耶

若曰所求乎婦以事夫未能也云則於孔子身上果成說乎此其所以闕之也

二十七章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朱子曰此言道之極其大而無外也其下文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朱子曰此言道之入於至小而無間也道之大者空言大哉而至於小者亦言大哉何意耶兼言大哉者恐以道之本體言之也

威儀三千細分則至小也合看則至大也

二十八章車同軌書同文車與文其輕重甚相懸而必以車對說則車亦物之重者歟

孔子與顏子論為邦之道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車之為物所係者重故聖人之言如是耶

答韓昌卿大震○甲午二月

備要小註淡衣與公服并用不妨云既并用則公服似為襲時上衣孔子喪襲衣十稱加朝服以此推之公服為上衣無疑

家禮蔡氏註曰士以上淡衣為之次庶人吉服淡衣而已據此則大夫以朝服為上衣士以淡衣為上衣

襲時有官者當用公服

答李聖采 熙疇

未發時一理渾然沖漠在中此時既名爲中則至其中節亦可言中而今謂之和何耶

已發之後事事中節無所乖戾故曰和和亦中字義也

不偏不倚許氏謂專指未發者何也第二章章句曰隨時而處中則是動時之中似不得包未發之中耶

不偏不倚者未發之中也許氏之專指未發者非誤

也隨時處中已發之中也章句之說非誤也

答鄭立之 柔○甲午八月

女出嫁見出而反者於其本親有既練未練之分則在喪而出爲人後者亦似有既練未練之分蓋既練而反則遂之註有蓋緣已隨兄弟小祥服三年之喪不可中廢之語則女子之既出而反男子之在喪而出其服似無間然遂之之說實有明據則禮本人情寧從其厚似或無妨乞夏賜教○又按同春先生別集則喪服圖式適子未終喪而亡適孫承重亡在小祥前則於小祥受服在小祥後

則申心喪蓋無時不得變服亦待受服之節故也  
云今日孤子所遭與此雖異而其無時不得變服  
之節則與此似無間未知如何  
老先生之意以為既為人後則本親優為伯叔父而  
以所後者為父父不可貳一身為兩家子天倫紊矣  
況有君命一日何敢違也左右每以寧於厚為言而  
此甚不然厚於本親者非薄於所後乎斷不可放過  
愚意亦然故前書只陳所見雖蒙屢問更難變通諒  
之

答金子正 鼎凝 ○ 庚子八月

國恤葬前忌祭退沙兩先生素饌單獻行之則尤  
春兩先生以為酌變之宜者蔡君範則以為 國  
家禁行而冒法行之如不祭也此言如何若單獻  
行之則設饌酌獻之禮一如茶禮之儀耶抑用忌  
祭初獻儀而只去亞終獻及侑食闔門告利成等  
節耶

忌祭是喪餘之祭而一年一度人子之情不忍虛過  
此日略設饌品以單獻行之似可既是略設單獻則  
一如茶禮之儀可也頃在忠州與蔡君論此以為墓  
忌祭當廢歸考先師所論忌祭不可廢愚見已變蔡

君無乃不記先師所論而其答如彼耶

禮曹節目不言童子則童子雖年長者皆不服君服乎

童子有大小既是年長雖未加冠與恆人何別

鼎凝家貧只立一間祠堂而序立處甚隘於前橫立一間欲爲祭時序立之所未知如何

地狹家貧只立一間祠堂則何以復作序立之所乎此禮書所以無此圖也

答蔡致叔 膺祥○丁酉正月

家禮時祭降神條焚香下既無再拜之文而其下

祭始祖先祖禩時及忌墓祭處皆曰如時祭家祭之儀云云則焚香時并闕再拜之節耶

家禮正至朔望有焚香再拜之節時祭無焚香再拜必是文不備之故也是故沙溪先生於備要雙書再拜字以補之今當從備要

私喪未成服者遭 國恤則 國恤未成服前私喪成服與否何以處之

曾子問曰君未殯而臣有父母之喪則如之何孔子曰歸殯反于君所以此推之 國恤雖未成服私喪成服無不可行之義矣

失其父而終身不得者其處變之禮當如何欲為稅服則不知其父之死生不為稅服則不免終身之罪人未知何以則合於情禮耶

鄭康成云君父亾令臣子心喪終身心所甚惑心喪是也終身非也荀組云至父年及壽限神壽行喪制服立宗廟於事為長禮無終身之制此在通典可據而行之耶

父在母喪既為期年之制則母喪未期而遭父喪者當從所重一如事生而仍行其期年之制耶若父喪未葬而母死者亦以父屍尚在而不服其三

年耶

母先亾而追遭父喪者當仍行朞制而父未葬而遭母喪者仍行朞制未知其如何也此在問解并有喪條而沙溪先生尚不能無疑於疏說可考也

答蔡祖應

徵休○丙申二月

跋語頃於閒時寫置故并問目答紙送似百源申公平日未得一拜今此俎豆之文事體重大顧此後生孤陋未詳其道德學問之如何何敢懸揣而強述以犯汰哉之誚耶幸須恕諒

答蔡祖應

寒水齋集卷十六

書

二二

先加絞帶於衰服上又以經帶疊加之未知亦有所據耶

朝會冠服之制必先加大帶後加品帶喪服之有經帶絞帶蓋倣於此耶

問解云婦人之喪未及升堂者不哭可也平日分厚之人奄然在哀疚中觀其顏色之戚聞其哭泣之哀則不待強意而自然悲惻豈忍不哭乎內喪几筵則雖不入哭而對喪人則哭之如何

知生而不知死弔而不傷知死而不知生傷而不弔曲禮文也然婦人之喪雖未升堂與喪人情若親戚

則弔時哭之亦何不可

居憂時聞遠地族黨及親朋之喪躬未赴弔則略具素饌憑文替奠抑無妨否竊念沙溪先生丁外艱時奔栗谷先生之喪以此推之雖在憂中替奠分厚之喪不爲無據未知如何

慎獨齋喪尤菴先生方居憂只奔哭而無操文致奠之節未知沙溪於栗谷之喪亦但奔哭耶

自虞祭喪人躬親奠獻頗有許多節次悲迷中必不無差錯失禮令執事讀笏記指導未爲不可耶徵休頃年當喪祭有笏記或有非之者如何

喪祭必有執禮者讀儀節好禮之家無不行之嶺人  
不會見此故非之耶

有人遭外艱於本月旬後又遭內艱於閏月旬前  
則其除服也不可先除後喪後除先喪耶  
事勢不得不如來示矣

父在母喪過禫後女子子適人者當著何樣服色  
衣用白裳用玉色

沙溪先生謂祭無執事祝文自讀之不妨然則三  
獻亦自爲之耶

無他執事獨行三獻何妨

神主職銜多不能盡題一行則書兩行無妨否  
題主字數甚多則書兩行何妨世多有如此者矣

### 答蔡祖應

冬至豆粥本禳鬼之物薦廟似甚無謂正月十五  
日藥飯新羅時蓋爲飼鳥而設則以是享先亦恐  
未安如何

時食之薦以其平日所進之物也厥初初始之由何  
必究覈况共工疫鬼之說不經甚矣何足信也然心  
以爲不可則闕之無妨上元黏飯人或中毒故鄙家  
不用矣



禮宗子生有告祠之節死亦當告耶  
其生既告則其死亦似當告

答蔡祖應

鄉人年長二十則當下馬而其子弟若與我爲肩  
隨之友則雖十六七歲長亦皆下馬耶

朋友情親見其大人安得不下馬

先塋所見稍遠處亦當下馬耶雖不見墳塋而若  
表碣及神道碑呈露則如何

先塋雖稍遠望見則當下馬碑碣呈露亦然

周禮有方相氏蓋以狂夫爲之稱以氏者何意

方相氏掌魃頭之屬是官名直以鬼服之人爲方相  
氏果誤

亞嬰亦畫雲氣何意圖式各異家禮五禮儀有三  
角丘氏儀節兩角尖喪禮備要兩角方方者爲得  
耶

亞兩已相背取其方也此乃黻嬰也俗傳爲亞嬰畫  
以雲者飾也家禮圖出於元人之手不可從從備要  
兩角方者爲得

主暮服之喪者至小祥服盡則當撤其几筵而奉  
神主班祔于廟耶若有出嫁女子來畱喪側三年

上食猶爲不廢欲伸情理則如之何  
出嫁女暮後服盡何以行三年上食

喪服記改葬總疏鄭氏以爲總三月而除之儀節  
改葬條云主人服總麻祭畢撤靈座主人以下出  
就別所釋總麻蓋祭畢卽改葬日也與鄭氏三月  
而除之之說不同沙溪先生謂當從朱子所定朱  
子以鄭說爲是然則葬後猶爲不除及其三月方  
可以設虛位除之乎

葬後卽除雖是古禮總麻必三月是不可易之禮朱  
子沙溪既有定論又何疑問

儀節焚黃祝云孝男某官姓名稱姓何意

儀節稱姓誤矣

祭祀支子孫輪回雖非正禮而退溪先生答鄭寒  
岡亦有所論依此行之恐無妨否

諸子輪祭雖在 國典非禮也若以祭物備送於宗  
家而行祭則此古禮所謂獻賢無所妨

退溪先生答柳希范書曰祠堂兩妣同入一龕而  
先妣共一櫝後妣別櫝安別牀及出主行祭時先  
妣共一卓後妣別一卓聯席而坐蓋兩祭考妣本  
於人情而元非正禮則推之而又合設兩妣恐涉

違經未知如何

前後室雖至二至三皆合櫝竝祭有朱子定論退溪偶未及見此耶

高祖考與先考忌祀同在一日則祭高祖禮畢後仍祭先考耶或云并設亦宜如何

先祭高祖後祭禰位事勢正當但鷄鳴後至天明似未及周旋兩祭或有三位之祭同一日則決難先後行之觀其事勢而行之可也

旅次遇親忌則當舉哀否

旅次遇親忌舉哀例也然若官舍或人家則不得不

停如是則哭於山中或可也

弔禮賓主各有兩再拜而今皆同時再拜而止習謬已久難以變改耶

既知其非禮雖違俗不可顧

神主櫝歲久傷敗則似當告辭改造粉面寫字或至蠹缺則其勢亦不得不卜日改題耶

來示然矣

因曹友世鵬伏聞先生誨諭則雖應服期年者只去華飾而不須去冠果然否謬意以爲孔子以玄冠不弔蓋臨喪尚素而然也弔人與遭服輕重相

懸而弔時猶且去玄冠則况當喪應服者著吉服  
依前不變可乎謹按孟子離婁篇君子之澤五世  
而斬註日記疏云冠至尊不可居肉袒之體故爲  
免而代之新安陳氏曰共高祖之父者爲五世已  
無服但不忍遽絕之故不襲不冠爲之袒裼免冠  
以變其吉此則謂於無服之親亦可以免冠且疑  
禮問解據溫公說及通解續變服圖而云爲所生  
父母及祖父母與妻喪豈有不去吉冠之禮乎以  
此諸說而參觀則服人去冠的然明白與先生誨  
諭大相矛盾疑惑殊甚願聞詳確之論

家禮易服條喪人之外有服者未嘗有去冠之文只  
去華飾華飾如綾段珠翠金玉之類中原無笠禮所  
不言意者如絲笠鬘笠猪毛笠等皆可謂華飾而麤  
布黑笠雖祖父母與妻喪亦著之何可謂華飾乎○  
孔子所謂玄冠如玄段之帽也今世所謂毛段幅巾  
似或近之既不著玄則當戴黻巾素巾而已必不著  
白巾也○大槩此言初終易服之時也至小斂後變  
服時乃著免布宋以後則是時已著孝巾今來示以  
免與冠并論吉凶無乃未之細考耶○溫公說及通  
解圖所謂吉冠則上所謂華飾也非指布笠也左右

以布笠爲吉冠故有此疑問耶考問解去帽卽平時所著吉帽也丘氏所謂白巾如白毛唐匭頭也○少時見重服人著布笠近三二十年來貴賤同戴此笠左右見此謂之吉冠耶

承重孫妻其姑雖在爲祖姑從夫服耶

禮記曰屬從所從雖歿也服其夫雖歿皆當承重之人其妻從夫承重其義甚明沙溪尤菴兩先生已有定論愚則只守師說而已

喪家有死亾之患若於二十六月或七月而始過大祥則禫祭不須待踰月而行於祥之次月耶

廿七月而禫禮也大祥若行於廿七月之內則月初行祥晦前行禫過廿七月則禮有過時不祭之文祥祭可追行禫祭廢之爲宜

國喪中雖婦人之服不用華色如何

是

或於水患遭墳墓之變甚者至於尸柩露出則不可無服服總後若趁未改葬則雖過數月猶持其服而及其葬後方始除之似不當未葬而除之如何

然

答李伯用 夏炳 ○ 辛卯

虛靈心之體止智之一路偏於用事耶

智包四德故知覺亦行四端何不以身體驗也孔子曰智周萬物朱子曰仁與智包得義與禮包不得又曰或言四端迭爲賓主然仁智其總統也又曰仁智元貞是始終之事這兩頭却重如坎與震始萬物終萬物若以此等明訓細加商研則盛疑可破也

未發之謂中止尤不當偏屬於智一邊

不偏之謂中云者謂未發之時湛然寂然不偏於喜不偏於怒也若如來說則是不獨一性之發必仁義

禮智并發而後方可謂不偏也大失程朱本意此段引論失義不必辨也

若是則心性爲二物止有疑於實理哉

理氣元不相離發者氣也所以發者理也此所謂器亦道道亦器也然不分看則不分曉故就其一物之中而細分曰形而下者器也形而上者道也此非以道與器判爲二物也似此體段看得未易故自古有理發氣發性發心發之病不可不精思也

太極圖說註自其著者自其微者

道有體用第一行無極而太極言其體之微也第二

行動而生陽以下言其用之著也故朱子於註末總而結之曰自其著者觀之云云自其微者觀之云云其下語縝密可謂盛水不漏本章既曰太極動而生陽主意歸重於太極而非在陰陽也今高明只看有陰陽二字斷以爲形而下恐未精當也若如來說則朱子所以總結者只舉道之體而闕却道之用其可乎哉此所謂體之微卽中庸章句所謂隱者體之微此所謂道之用卽中庸章句所謂費者用之廣更詳之

答趙叔鳴守球○戊戌三月

諭意仰悉心不能靜一正是鄙人痼疾何暇爲賢者謀第伏聞朱先生常以居敬爲存養之對劑此甚切要盍相與服膺孜孜乎來會之示極用企望多少代草不盡

寒水齋先生文集卷之十六



